

三生石上

SAN SHENG SHI SHANG

白化文 /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主编 / 胡小伟

策划 / 好风

闲聊丛书



闲聊丛书

三生石上

白化文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生石上/白化文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2

(闲聊丛书/胡小伟主编)

ISBN 7-5057-1451-1

I. 三… II. 白…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625 号

书名	闲聊丛书——三生石上
作者	白化文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河北省新华书店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省香河第二印刷厂
规格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0 万字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定价	115 元 (全十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闲聊丛书

责任编辑 / 诸生

三生石上



白化文 男，汉族，1930年生。北京市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主要论著有《敦煌文物目录导论》、《佛光的折射》等；校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敦煌变文集补编》等；校点有《楹联丛话全编》、《楚辞补注》等。计单行本22种，论文约60篇。加入中国楹联学会（顾问），中国俗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组织。任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编委等职。

总 序

胡小伟

大约在友侪中薄具“聊”名，有了这个选题，朋友就非拉我“主编”，说也“抽抽你的懒筋。”著作者和出品人都是我的朋友，曾在不同场合中酒酣耳热，言笑宴宴。想来假此形式，各出机杼，济济一堂，也是一乐。只当做东，过一把“聊斋斋主”的瘾。但承诺是债，倒着实让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了一阵子。

“聊”(或“聊天儿”，“聊大天儿”)是京畿一带的词儿。东北人之谓“唠嗑儿”，上海人之谓“讲山海经”，四川人之谓“摆龙门阵”、“冲天壳子”，等等，都庶几近之。可见分布之广。其内容丰富而模糊，似乎包含着切磋、诘难、博闻、多识、捷辩、盘道、讲古、批评、议论、品鉴、幻想等多重混合意味，有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撞击，照说是社会生活中一种“虚实结合”必要的方式。带有极大的思辨特征和自娱性，以至很多人乐此不疲。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对思想文化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无论“述而不作”，稷下学宫，兰亭雅集，还是论衡三教，鹅湖胜会，以至传承燭火之类，更不必说魏晋玄谈和唐宋以后的谈

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聊亦有道。首先得博闻广见，始底蕴深厚；其次是立论新颖，则中气充沛；再次意兴遄飞，尽迭宕之妙；再次语言幽默，得流转之欢；然后心态平和，有从容之致。古人云：“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郁积于中，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谈。”（《古今谭概》序）可见自有一套学问。友朋相聚，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侃神聊鬼，达意抒情，化雅为俗，变俗臻雅，大雅力透象牙之塔，大俗直抵市井之区。聊者纵横捭阖，固然自得其乐，听者如座春风，不啻特殊享受，都是一种“化境”。回忆记事以来所得常识掌故，倒有一小半儿来自听人闲聊。

难得的倒是闲。生活压力，都市节拍，信息社会，消费诱惑，都催促着你一溜小跑，难以止步。善钓者会告诉说，激流边回水，瀑布下深潭，才是下竿之处。舒缓紧张，品味人生，静心养学，就需善自调剂，一闲对百忙。聊就是其中一法。

此番约来的各路聊主儿，所专非一，聊风各异。或睿智见长，或新异取胜；或禅机忽现，或单刀直入；或侃侃而论，或娓娓道来。对拈花示以微笑，当棒喝奋然醒悟，聆警语不觉深思，闻隽言报之捧腹，读者若有逸致闲情，把来一读，自能各取所需，得其所哉。

前 言

挚友胡小伟先生和他联系的出版社主事诸公，热忱地派我从旧稿中掇拾丛残，编出一本小册子来。在这暂时尚告出版难的时期，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乐得我都打起哆嗦来啦！

编完了，总得交代点什么。首先，解释编排的次序与内涵。您一看“目次”便知，本书分三部分。

头一部分是有关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与宗教（特别是佛教）之间的某些关联的文章。

第二部分是十一篇短文，其内容有点杂，所以混编在一起了。

第三部分是回忆我的几位老师的文章。

其次，得解释一下书名。“不问苍生问鬼神”是李商隐《贾生》一诗的最后一句，属于名诗中的名句。我最敬佩的文学与学术界先辈朱佩弦（自清）先生写过一篇《“诗多义”举

例》，讲的是诗无达诂和断章取义、双关甚至多关取义等问题，以至于曲解原义的情况。我取此句为书名，纯粹是歪批三国。意思是，我问的，也就是我自问自答的，差不多都与国计民生无关，全是些与现实人生游离的事。还有一层意思是，您要看这本书，就得“问”有关非现实世界的问题，要问苍生，您可别找我。您得抱着这样的态度来读这本书。

我所能告慰于读者的，是此书中还多少有点个人见解。至于对不对，您就是一边瞧一边动脑筋啦！您可别一味赞成，总跟着我的思路跑。万一您跟着我，把道走歪了呢！那可是说不定的啊！我在此预先向您告罪了。

白化文

1997年11月3日承泽园

目 录

前言

三生石上旧精魂

- 仙、鬼、轮回与因果报应…………… (3)
- 神通变化：小说助成了神佛 …… (27)
- 从“一角仙人”到“月明和尚” …… (52)
- 龙女故事的传承 …… (70)
- 封建士子的白日梦 …… (91)
- “八仙”续考…………… (108)

二十年前旧板桥

- 二十年前旧板桥——桥与爱情 …… (151)
-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的妙喻之一
…………… (154)
-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的妙喻之二
…………… (159)
- 博喻…………… (163)

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描述·····	(166)
外馆沈家与《北海闲咏》·····	(170)
旧北京的自行车·····	(179)

春风桃李有余哀

秋雨梧桐成绝唱，春风桃李有余哀——回忆 浦江清先生·····	(191)
对一次考试答卷的忏悔——回忆魏建功先生 ·····	(197)
周燕孙老师二三事·····	(202)
从《春明旧事》谈起·····	(208)
物是人非事事休——《冷庐文薮》序····· ·····	(215)

三生石上旧精魂

仙、鬼、轮回 与因果报应

—

所有的宗教都把人的肉体 and 灵魂区分开来，认为它们是可以彼此独立的，这就是宗教的本质之一，否则宗教是无法产生的。从古书中的记载和现代考古发掘显示的情况看：中国古代祭祀繁多，有祭天神地祇的，有祭山神、水神、五谷神的。表现出一种多神的、相当杂乱的人格神的系统，这个传统一直变化多端地维

持到近、现代。另外，也祭死去的祖先，这就是祭鬼，这个传统也被维持下来。

战国、秦汉时期，百家争鸣，方士大量出现，他们迎合了上层统治阶级长生不老的虚幻的主观愿望，提出有“仙人”的思想。“仙人”是长生不老的，要达到长生不老成为仙人的目的，主要可采取修炼和服食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又经常结合在一起。

汉人讲究“服食求神仙”，他们所服食的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药品，其中矿物质的药品常需要经过多次提炼，服下后常导致死亡，可是迷信的人还是代代都有。《红楼梦》中的贾敬是晚期典型。另一类是植物性药品和少量的动物类药品，如：人参、何首乌、黄芪、枸杞子之类。属于补养药，但其作用经常被歪曲和夸大。还有一类是某些想象中具有神奇效果的食品，例如：交梨、火枣、天露之类，大多是“远方珍异”的夸大，反映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人对“舶来品”的不准确的认识和对东西方的片断的因而导致神异化的了解。这就产生了想东赴蓬壶三岛，西访瑶池寻王母，求长生不死药的愿望，倒也促进了陆海丝绸之路的开通。这些，都在早期的汉魏南北朝的中国小说中有形象化的反映。

二

东汉末，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佛教在中原和江南地区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和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应该说明，早期佛教似乎是南亚次大陆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的对立面或说是改良派，它在创立自己的教义的过程中，吸收和利用了大量的婆罗门教教义和经典。后来的佛教，特别是密宗，又与印度教、耆那教等宗教相互影响，相互暗中学习。在传教过程中，佛教又大量的采摭、使用了南亚次大陆早期的神话、民间故事和长篇史诗、说部、寓言等，并改造非佛教的神，使之为佛教服务。佛教向来认为佛法广大、无所不包，传统中宗派众多。各时代传法高僧，也是哪派都有。因此，在翻译出的大量佛经中，就包含着以上所说的各种成分。例如，我们在下面重点讲到的轮回思想，就是从婆罗门教那里沿续下来的，印度教最根本的经典《吠陀经》、南亚次大陆的著名文学作品《罗摩衍那》等长篇名著的片段，都通过佛经汉译传入中国。我们下面讲到的“佛教和中国小说的关系”中的“佛教”一词，所指的就是这种混合了大量非佛教材料的，而且逐步汉化了的一个模糊宽松概念。

道教是汉族本民族创立的宗教，大致创始于汉末，从张道陵立教时开始形成，在长期的与佛教争胜的过程中，道教学习了佛教的许多传教方式、手法，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汉族自己的东西，为己所用。而混合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各个时代各种不同的民间信仰，又有自己多方面的创造发挥。

为了加强宣传，争取信徒，佛教、道教，特别是各种民间宗教信仰，都利用创作小说故事为重要手段。可以说，没有佛教的传入和佛教本身以及受它影响的各种宗教对小说的使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就可能大大的推迟。反过来说，在为宗教所用的过程中，中国小说不但大大地丰富了自己，又大大地改造和丰富了各种宗教。

三

人活着受帝王将相组成的政府管辖，人死了变成鬼，也得有所统属。在汉代，佛教尚未传入时，一个简单的设计是把鬼都送到东岳去，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正失》有云：“俗说：岱宗上有金籥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有一则论之甚详：

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孙，……知生命之长短者，其见于史者，则《后汉书·方术传》许峻自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泰山请命。”《乌桓传》：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泰山也。《三国志·管辂传》：谓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然则鬼论之兴其在东京之世乎？

南北朝早期志怪小说中，如《搜神记》卷四之“胡母班”条，卷十六之“蒋济”条，均有今所见最早的泰山治鬼故事，今引前一则如下：

故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骑，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骑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骑请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孀耳。”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班曰：“辄当奉书，不知缘